

嘉定区中学生抑郁情绪调查

王海琪¹, 张涵潇², 杨风云¹, 国献丽¹, 范生荣¹, 张丽锋³, 蒋泓²

1.上海市嘉定区妇幼保健院, 上海 201821; 2.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上海 200032;
3.上海市嘉定区江桥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上海 201803

摘要: **目的** 了解上海市嘉定区中学生抑郁情绪检出情况及影响因素, 为制定中学生心理健康干预策略提供依据。**方法** 于2022年6月—2023年6月, 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抽取嘉定区3所初中和3所高中的在校学生为调查对象, 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性别、学段等基本信息; 采用儿童抑郁障碍自评量表、青少年心理健康素养评定量表、认知情绪调节问卷中文版、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量表、感知学校氛围量表、抑郁-焦虑-压力量表和生活满意度量表分别评估抑郁情绪、心理健康素养、认知情绪调节、家庭亲密度、学校氛围、压力和生活满意度。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中学生抑郁情绪的影响因素。**结果** 调查男生1 117人, 占53.94%; 女生954人, 占46.06%。年龄为(15.20±1.77)岁。初中学生1 193人, 占57.61%; 高中学生878人, 占42.39%。检出抑郁情绪577人, 检出率为27.86%。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性别(男, $OR=0.652$, 95% CI : 0.512~0.832)、学段(高中, $OR=2.519$, 95% CI : 1.584~4.008), 心理健康素养($OR=0.958$, 95% CI : 0.951~0.966)、认知情绪调节(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策略, $OR=0.970$, 95% CI : 0.958~0.982; 非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策略, $OR=1.103$, 95% CI : 1.084~1.123)、家庭亲密度($OR=0.910$, 95% CI : 0.899~0.921)、学校氛围($OR=0.720$, 95% CI : 0.694~0.747)、压力($OR=1.127$, 95% CI : 1.104~1.150)和生活满意度($OR=0.817$, 95% CI : 0.799~0.836)是中学生抑郁情绪的影响因素。**结论** 嘉定区中学生抑郁情绪受到性别, 学段, 个人心理健康素养、认知情绪调节, 家庭亲密度, 学校氛围, 社会压力和生活满意度等因素共同影响, 建议从个人、家庭、学校和社会多方面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促进中学生心理健康。

关键词: 中学生; 抑郁情绪;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R17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5087 (2025) 08-0832-05

Depression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Jiading District

WANG Haiqi¹, ZHANG Hanxiao², YANG Fengyun¹, GUO Xianli¹, FAN Shengrong¹, ZHANG Lifeng³, JIANG Hong²

1.Jiading District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Hospital, Shanghai 201821, China; 2.School of Public Health,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2, China; 3.Jiading District Jiangqiao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Center, Shanghai 201803,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revalence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epression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Jiading District, Shanghai Municipality, so as to provide the evidence for developing mental health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Methods** Students from 3 junior high schools and 3 senior high schools in Jiading District were selected from June 2022 to June 2023 using a stratified random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Basic information including gender and educational stage was collected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s. Depression, mental health literacy,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family cohesion, school climate, stress, and life satisfaction were assessed using the Children's Depression Inventory, the Mental Health Literacy Assessment Scale,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the Family Adaptability and Cohesion Scale, the Perceived School Climate Scale, Depression-Anxiety-Stress Scale, and the Life Satisfaction Scale, respectively. Factors affecting depression among middle school

DOI: 10.19485/j.cnki.issn2096-5087.2025.08.016

基金项目: 上海市嘉定区自然科学研究课题项目 (JDKW-2022-0022);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嘉定区卫生健康委公共卫生高质量发展重点学科项目 (GWGZLXK-2023-04)

作者简介: 王海琪, 本科, 副主任医师, 主要从事妇幼保健工作

通信作者: 杨风云, E-mail: jdckgl@163.com

students were analyzed using a multivariabl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Results** There were 1 117 boys (53.94%) and 954 girls (46.06%), with a mean age of (15.20±1.77) years. There were 1 193 (57.61%)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878 (42.39%)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Depression was detected in 577 students, with a prevalence of 27.86%. Multivariab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identified gender (boy, $OR=0.652$, 95% CI : 0.512–0.832), educational stage (senior high school, $OR=2.519$, 95% CI : 1.584–4.008), mental health literacy ($OR=0.958$, 95% CI : 0.951–0.966),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adaptive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OR=0.970$, 95% CI : 0.958–0.982; maladaptive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OR=1.103$, 95% CI : 1.084–1.123), family cohesion ($OR=0.910$, 95% CI : 0.899–0.921), school climate ($OR=0.720$, 95% CI : 0.694–0.747), stress ($OR=1.127$, 95% CI : 1.104–1.150), life satisfaction ($OR=0.817$, 95% CI : 0.799–0.836) as factors affecting depression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Conclusions** Depression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Jiading District is associated with gender, educational stage, mental health literacy,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family cohesion, school climate, stress, and life satisfaction.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argeted measures be take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dividuals, families, schools, and society to promote the mental health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Keywords: middle school students; depression; influencing factor

抑郁情绪主要表现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精力下降、睡眠障碍、自卑和焦虑等,是抑郁症的亚临床状态和危险因素,对青少年的生活质量、学业和社会功能产生消极影响^[1]。中学生正处于青春期,心理和生理发育尚不成熟,情绪不稳定、应激能力差,易出现抑郁情绪,负向影响青少年的身心发展、人际关系和社会适应等^[2],严重可能会出现自杀等极端行为。既往研究表明,中学生抑郁情绪检出率为19.89%~22.70%^[3-4],其影响因素较为复杂,与环境因素、社会心理因素和生活行为等有关^[5]。本研究从个人、家庭、学校和社会方面分析中学生抑郁情绪的影响因素,为制定中学生心理健康干预策略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于2022年6月—2023年6月,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抽取上海市嘉定区北、中、南地区初中、高中学校各1所,每所学校各年级随机抽3个班级的全部在校学生为调查对象,排除既往明确诊断为心理障碍、精神疾病和有严重躯体疾病者。本研究通过嘉定区妇幼保健院伦理委员会审查(2022-05号),调查对象及其监护人均知情同意。

1.2 方法

通过问卷调查收集中学生资料,包括:(1)基本信息,年龄、性别、学段、户籍、独生子女、家庭类型和父母文化程度等;(2)抑郁情绪;(3)心理健康素养;(4)认知情绪调节;(5)家庭亲密度;(6)学校氛围;(7)过去7 d压力情况;(8)生活满意度。核心家庭指由已婚夫妻或同居伴侣及其未成年子女或未婚且经济未独立的子女组成的小型家庭单位。

采用儿童抑郁障碍自评量表评估过去7 d抑郁情绪。该量表于1981年由BIRLESON^[6]根据Feighner成人抑郁症诊断标准而制定。共18个条目,各条目按“没有”“有时有”“经常有”依次计0、1、2分,得分越高表示抑郁情绪越明显,得分≥15分为存在抑郁情绪。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为0.860。

采用青少年心理健康素养评定量表^[7]评估心理健康素养水平。该量表包括知识、态度、识别和行为4个维度,共22个条目,各条目从“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依次计1~5分,总分110分,得分越高表示与心理健康相关的知识、态度和行为倾向表现更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为0.897,各维度Cronbach's α 为0.807~0.894。

采用认知情绪调节问卷中文版^[8]评估个体间认知情绪调节的差异。该问卷包括自责、沉思、灾难化、责难他人、接受、积极重新关注、重新计划、积极重新评价和理性分析9个分量表,共18个条目,各条目从“从不”至“总是”依次计1~5分。前4个分量表属于非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后5个分量表属于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得分越高表示在应对负性生活事件时个体越有可能采取某特定认知情绪调节策略。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为0.819,各分量表Cronbach's α 为0.480~0.910。

采用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量表中的亲密维度评估家庭成员间情感联系的亲密度。该量表由OLSON等^[9]于1982年编制,共15条目,各条目从“从不”至“总是”依次计1~5分,得分越高表示家庭亲密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为0.840。

采用感知学校氛围量表^[10]评估学校氛围。该量表包括教师支持7个条目,同学支持13个条目,自主机会5个条目,各条目从“从不”至“总是”

依次计 1~4 分。得分为各个维度平均值相加，得分越高表示感知学校氛围越积极。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为 0.890。

采用抑郁-焦虑-压力量表^[11]评估过去 7 d 压力情况。共 7 个条目，得分 > 14 分为存在压力。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为 0.840。

采用 DIENER 等^[12]编制的生活满意度量表评估个体对整体生活的满意程度，以感受、反应和认同程度作为评定指标。共 5 个条目，各条目从“非常反对”至“非常赞成”依次计 1~7 分，得分越高表示对生活的满意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为 0.859。

1.3 质量控制

使用问卷星制作电子问卷收集数据，由经过统一培训的心理学专业人员做主试，测试前由主试详细说明研究目的，测试中主试采用统一的指导语解释和回答问题，调查对象在手机上自行作答。调查人员通过问卷星后台系统进行数据逻辑质量控制，剔除作答时间 < 10 min 的问卷。

1.4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 25.0 软件统计分析。定量资料服从正态分布的采用均数±标准差 ($\bar{x}\pm s$) 描述，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定性资料采用相对数描述，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中学生抑郁情绪的影响因素。检验水准 $\alpha=0.05$ 。

2 结果

2.1 基本特征

发放问卷 2 1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2 071 份，问卷有效率为 98.62%。调查男生 1 117 人，占 53.94%；女生 954 人，占 46.06%。年龄为 (15.20±1.77) 岁。初中学生 1 193 人，占 57.61%；高中学生 878 人，占 42.39%。本市户籍 1 298 人，占 62.68%。独生子女 1 219 人，占 58.86%。核心家庭 1 553 人，占 74.99%。父亲文化程度为大专及以上 1 091 人，占 52.68%。母亲文化程度为大专及以上 1 068 人，占 51.57%。

2.2 中学生抑郁情绪检出情况

检出抑郁情绪 577 人，检出率为 27.86%。有抑郁情绪组和无抑郁情绪组的性别、学段、户籍、家庭类型和父母文化程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均 $P<0.05$)；有抑郁情绪组的心理健康素养得分、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得分、家庭亲密度得分、学校氛围得分和生活满意度得分低于无抑郁情绪

组，非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得分和压力得分高于无抑郁情绪组 (均 $P<0.05$)。见表 1。

表 1 嘉定区中学生抑郁情绪的单因素分析

Table 1 Univariable analysis of depression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Jiading District

项目	有抑郁 情绪组 (n=577)		无抑郁 情绪组 (n=1 494)		χ^2/t 值	P 值
性别					4.348	0.037
男	290		827			
女	287		667			
学段					144.937	<0.001
初中	211		982			
高中	366		512			
户籍					12.319	<0.001
本市	327		971			
非本市	250		523			
独生子女					3.442	0.060
是	321		898			
否	256		596			
家庭类型					7.182	0.007
核心家庭	409		1 144			
非核心家庭	168		350			
父亲文化程度					16.171	<0.001
大专及以上	263		828			
大专以下	314		666			
母亲文化程度					24.585	<0.001
大专及以上	247		821			
大专以下	330		673			
心理健康素养得分	75.12±12.81	82.70±13.37	-11.910 ^①	<0.001		
认知情绪调节						
适应性认知情绪 调节策略得分	31.10±8.33	32.90±7.31	-4.550 ^①	<0.001		
非适应性认知情绪 调节策略得分	23.34±6.44	19.94±5.72	11.088 ^①	<0.001		
家庭亲密度得分	46.47±10.70	55.21±9.01	-17.386 ^①	<0.001		
学校氛围得分	9.07±2.88	12.33±3.22	-22.286 ^①	<0.001		
压力得分	10.32±6.05	7.30±4.40	10.896 ^①	<0.001		
生活满意度得分	18.41±5.84	24.77±5.83	-17.197 ^①	<0.001		

注：①为 *t* 值，同列其他项为 χ^2 值。

2.3 中学生抑郁情绪影响因素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以抑郁情绪 (0=无, 1=有) 为因变量，以基本信息、心理健康素养得分、认知情绪调节、家庭亲密度得分、学校氛围得分、压力得分和生活满意度得分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逐步

法, $\alpha_{入}=0.05$, $\alpha_{出}=0.10$)。结果显示, 性别、学段、心理健康素养、认知情绪调节、家庭亲密度、学校氛

围、压力和生活满意度与中学生抑郁情绪存在统计学关联 (均 $P<0.05$)。见表 2。

表 2 嘉定区中学生抑郁情绪影响因素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Table 2 Multivariab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factors affecting depression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Jiading District

变量	参照组	β	$s\bar{x}$	Wald χ^2 值	P值	OR值	95%CI
性别							
男	女	-0.427	0.124	11.891	0.001	0.652	0.512~0.832
学段							
高中	初中	0.924	0.237	15.215	<0.001	2.519	1.584~4.008
心理健康素养得分		-0.043	0.004	120.157	<0.001	0.958	0.951~0.966
认知情绪调节							
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得分		-0.031	0.006	22.654	<0.001	0.970	0.958~0.982
非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得分		0.098	0.009	116.382	<0.001	1.103	1.084~1.123
家庭亲密度得分		-0.095	0.006	244.459	<0.001	0.910	0.899~0.921
学校氛围得分		-0.329	0.019	308.277	<0.001	0.720	0.694~0.747
压力得分		0.119	0.010	131.688	<0.001	1.127	1.104~1.150
生活满意度得分		-0.202	0.012	295.729	<0.001	0.817	0.799~0.836
常量		2.426	0.959	6.359	0.011	11.313	

3 讨论

本次调查显示, 嘉定区中学生抑郁情绪检出率为 27.86%, 高于小学生抑郁情绪检出率 (11.03%)^[13], 提示中学生处于青春期心理发育关键阶段, 面临自我认同危机、学业压力激增和同伴关系复杂化问题较小学生多, 建议重点关注中学生抑郁情绪风险。女生抑郁情绪检出率高于男生, 与相关研究结果^[14]一致, 可能因为女生青春期发育时间比男生早, 对于体型、容貌和异性看法较为关注, 当某方面落后时会面临更多的心理压力。高中学生抑郁情绪检出率高于初中学生, 与既往研究结果^[15]基本一致。高中学生学业压力大、自我意识高涨, 而自我判断力、决策力还未达到成人水平, 易受到心理矛盾、亲子关系和人际关系等影响, 出现负性情绪, 若负性情绪长期无法及时解决易出现心理行为偏离, 从而增加抑郁情绪风险^[16]。

中学生抑郁情绪受到个人心理健康素养、认知情绪调节的影响。研究表明抑郁情绪与个人认知情绪调节有关^[17]。良好的心理健康素养和正确的认知情绪调节可以帮助中学生在面对负性情绪时理性对待, 不会忽视或过度焦虑, 能善于调整心态并及时寻求帮助, 对预防抑郁情绪有积极作用。消极被动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会使中学生在面对负性事件时, 更容易产生消极的自我评价、过度情绪反应和灾难化思维, 导致抑郁情绪发生^[18]。

家庭环境对中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人际关系、

意志、情感和性格等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家庭氛围和睦、家庭亲密度高对中学生心理健康存在积极作用^[19], 与孩子互动交流多的父母能够及时发现孩子的内心情绪变化, 适时干预; 而充满冲突的家庭氛围会使孩子处于应激状态, 增加抑郁情绪发生风险。此外, 父母的生活态度、教育模式及情绪也会影响中学生, 父母积极的生活态度能给孩子传递积极情绪, 提供支持和安全感; 而父母的焦虑、抑郁情绪可直接或间接增加孩子的焦虑、抑郁情绪风险^[13]。建议积极营造和谐互爱的家庭氛围, 加强沟通交流, 为中学生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的家庭环境。

学校和社会环境也会影响中学生抑郁情绪发生风险。良好的学校氛围可减少抑郁情绪发生, 中学生在校时间长, 处理危机能力弱, 产生心理困惑时良好的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可起到正确的引导作用, 使其获得有益支持, 从而及时解决问题。中学生的社会支持多来自朋友, 若同伴关系不良, 被拒绝、孤立和欺凌等会增加中学生压力、降低生活满意度, 增加抑郁情绪发生风险。

综上所述, 中学生抑郁情绪的发生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需要个人、家庭、学校和社会等多方面共同关注。建议中学生构建积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 主动寻求帮助和支持; 家庭营造良好氛围给予中学生陪伴, 给予足够的关注和理解, 及时发现问题和疏缓压力, 以有效降低中学生抑郁情绪的发生; 学校加强心理健康教育, 提高中学生心理健康素养水平, 开展心理咨

询提供心理支持,帮助建立积极、乐观的思维方式;全社会形成关注中学生心理健康氛围,社区联合医院举办识别抑郁、缓解压力等讲座,早识别、早干预中学生抑郁。

参考文献

- [1] 王智雄,刘靖,李雪,等.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健康相关危险行为[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21,35(4):300-305.
WANG Z X, LIU J, LI X, et al. Health-related risk behaviors in adolescents with depression [J]. Chin Ment Health J, 2021, 35(4): 300-305. (in Chinese)
- [2] 宋玲玲,吴静,苏普玉.青少年抑郁的环境可控性因素[J].中国学校卫生,2022,43(2):312-315.
SONG L L, WU J, SU P Y. Environmental controllable factors of adolescents' depression [J]. Chin J Sch Health, 2022, 43(2): 312-315. (in Chinese)
- [3] 董桂霞,林晓明,高飞,等.烟台市中学生抑郁情绪流行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临床心身疾病杂志,2023,29(5):114-117,157.
DONG G X, LIN X M, GAO F, et al. Epidemiological situ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epressive emotions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Yantai [J]. J Clin Psychosom Dis, 2023, 29(5): 114-117, 157. (in Chinese)
- [4] 李奕瞳,梁亚男,曹静,等.儿童期虐待经历和中学生睡眠质量对抑郁情绪的影响[J].中国学校卫生,2025,46(1):73-77.
LI Y T, LIANG Y N, CAO J, et al. Impact of childhood maltreatment and sleep quality on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J]. Chin J Sch Health, 2025, 46(1): 73-77. (in Chinese)
- [5] 吴慧攀,干敏雷,尹小俭,等.青少年抑郁症状影响因素研究进展[J].中国学校卫生,2023,44(5):786-790.
WU H P, GAN M L, YIN X J, et al. Research progress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epressive symptoms in adolescents [J]. Chin J Sch Health, 2023, 44(5): 786-790. (in Chinese)
- [6] BIRLESON P. The validity of depressive disorder in childhoo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self-rating scale: a research report [J]. J Child Psychol Psychiatry, 1981, 22(1): 73-88.
- [7] 李丹琳.《青少年心理健康素养评定量表》的编制及其在医学生中的应用研究[D].合肥:安徽医科大学,2021.
LI D L. Development of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Literacy Assessment Scale* and its application in medical students [D]. Hefei: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2021. (in Chinese)
- [8] 朱熊兆,罗伏生,姚树桥,等.认知情绪调节问卷中文版(CERQ-C)的信效度研究[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7,15(2):121-124,131.
ZHU X Z, LUO F S, YAO S Q, et al.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Chinese version [J]. Chin J Clin Psychol, 2007, 15(2): 121-124, 131. (in Chinese)
- [9] OLSON D, MCCUBBIN H, BARNES H, et al. Family Inventories: inventories used in a national survey of families across the family life cycle [M]. St. Paul: Family Soci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82.
- [10] JIA Y M, WAY N, LING G M, et al. The influence of student perceptions of school climate on socioemotional and academic adjustment: a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adolescents [J]. Child Dev, 2009, 80(5): 1514-1530.
- [11] LOVIBOND P F, LOVIBOND S H. The structure of negative emotional states: comparison of the 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s (DASS) with the Beck Depression and Anxiety Inventories [J]. Behav Res Ther, 1995, 33(3): 335-343.
- [12] DIENER E, EMMONS R A, LARSEN R J, et al. 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J]. J Pers Assess, 1985, 49(1): 71-75.
- [13] 沈连相,毛文娟,汪永光,等.父母敌意归因偏差在父母与儿童抑郁、焦虑情绪间的中介效应分析[J].预防医学,2024,36(6):479-482.
SHEN L X, MAO W J, WANG Y G, et al. Mediating effect of parental hostile attribution bias on depression and anxiety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J]. China Prev Med J, 2024, 36(6): 479-482. (in Chinese)
- [14] 徐涛,周县委,张天成,等.中国中学生抑郁症状危险因素的Meta分析[J].现代预防医学,2022,49(5):814-818,844.
XU T, ZHOU X W, ZHANG T C, et al. Risk factors of depression symptom among Chines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 meta-analysis [J]. Mod Prev Med, 2022, 49(5): 814-818, 844. (in Chinese)
- [15] 刘福荣,宋晓琴,尚小平,等.中学生抑郁症状检出率的meta分析[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20,34(2):123-128.
LIU F R, SONG X Q, SHANG X P, et al. A meta-analysis of detection rate of depression symptoms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J]. Chin Ment Health J, 2020, 34(2): 123-128. (in Chinese)
- [16] 王凝雨,张忠敏,陈婷.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影响因素研究[J].预防医学,2024,36(7):562-566,570.
WANG N Y, ZHANG Z M, CHEN T.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depressive symptoms in adolescents [J]. China Prev Med J, 2024, 36(7): 562-566, 570. (in Chinese)
- [17] 赵科,尹绍清,刘虹.受欺负、欺负容忍及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对儿童青少年焦虑抑郁的影响[J].中国儿童保健杂志,2024,32(3):268-272,279.
ZHAO K, YIN S Q, LIU H. Effects of victimization, bullying tolerance on anxiety/depression in adolescents and moderating role of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J]. Chin J Child Health Care, 2024, 32(3): 268-272, 279. (in Chinese)
- [18] 李红娟,李洁,徐海婷,等.青少年的抑郁情绪和认知情绪调节策略方式[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9,33(1):47-51.
LI H J, LI J, XU H T, et al. Relationship of depressed mood and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in adolescents [J]. Chin Ment Health J, 2019, 33(1): 47-51. (in Chinese)
- [19] 李德敏,许军,张远妮,等.父母教养方式与青少年心理亚健康的关系:挫商的中介效应[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24,32(1):74-79.
LI D M, XU J, ZHANG Y N, et 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disciplinary style and mental sub-health in adolescent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adversity quotient [J]. China J Health Psychol, 2024, 32(1): 74-79. (in Chinese)